

Hilary Mantel

L e a r n i n g t o T a l k

# 学说话

希拉里·曼特尔短篇小说集

〔英〕希拉里·曼特尔 著 马丹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L e a r n i n g t o T a l k

# 学说话

希拉里·曼特尔短篇小说集

〔英〕希拉里·曼特尔 著 马丹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学说话/(英)曼特尔(Mantel, H)著;马丹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6.7

ISBN 978-7-5327-7256-8

I. ①学… II. ①曼… ②马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67022号

Hilary Mantel

**Learning to Talk**

Copyright © 2003, Hilary Mantel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.M. Heath & Co. Ltd.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6

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字:09-2013-622号

**学说话**

[英]希拉里·曼特尔 著 马丹 译

责任编辑/宋玲 装帧设计/张志全工作室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o

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4.75 插页5 字数58,000

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,001-6,000册

ISBN 978-7-5327-7256-8/I·4415

定价:32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  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0571-88506965

## 目 录

学说话.....	001
比利王是位好绅士.....	003
消杀.....	021
美丽曲线.....	043
学说话.....	072
四楼往上.....	089
干净的石板.....	110
气绝.....	125

## 学说话



## 比利王是位好绅士

近来我一直想着我出生的村子，一座城边上的村子。和城市靠得太近，我们很难不受影响。一趟火车准时准点的路过村子，根本不用等。但我们就是不喜欢曼彻斯特人。在我们的眼里，他们大概属于“矮胖、狡猾的城里人”这一类。他们说话的时候，声音从嗓子后面出来，老是被我们嘲笑。身材也不咋地。就像我母亲说的，按照拉马克的观点，曼城人祖祖辈辈都从事纺织业，以致身材比例失调，胳膊太长了。直到后来，比我要讲述的故事更晚一些的时候，城里突然间矗立起粉红色的住宅区，大群的曼城人都被安置进去，好像那些提前被砍下的圣诞树，根须浸入了沸腾的水中。也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们和城里人的纠葛更多了。要是有人问我是否是个乡下男孩，我肯定说不是。英格兰的乡村是莫里斯舞

旋转、人情随着老黑啤流淌的地方。而我们的村子净是乱石堆，风厉害得跟人的嘴一样，能把石头给刮得溜光。破败、贫瘠，连棵树都不长，十足的难民营，且是那种一般说来都难以拆迁的难民营。山头的积雪等到四月才会消融。

我家的房子就在村子地势最高的地方。我当它是鬼屋，把我的父亲变没了。或许他的魂儿还在，跟着外面的风从门缝里钻进来，一阵阵的，但很轻微，撩起小狗脖颈上的细毛。父亲以前是做文书的，平时喜欢填字，偶尔钓鱼，玩扑克牌，还收集香烟卡片。三月的一个早晨，狂风大作，他十点钟走出家门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他带走了自己的相册和粗花呢大衣，却留下了所有的内衣。母亲把内衣清洗干净，当旧杂货卖了。对父亲，我们没有太多的牵挂，只记得他以前经常用钢琴弹的小曲。其中一首弹了很多遍的，叫《菠萝拉格》。

父亲走了，房客来了。他来自英格兰更北的地方，爱把元音拖得老长。我们几下子能说完的，他要说上一顿饭的时间。他脾气不好，动不动就发火。而且，他的情绪说变就变，不给别人适应的时间。要想事先看出点端倪，非得全神贯注地盯着他，绷紧每一根神经，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动。随着年



纪的增长，我对鸟类学产生了兴趣，所学的一点专业知识也派上了用场。不过，要说明一点，这些也是后来才有的事情。村子以前是没有鸟的，顶多几只麻雀和八哥，另有一种不受人待见的鸽子会在窄狭的街道上大摇大摆。

房客对我有了点兴趣，带我出门踢球。可我不是个强壮的孩子，想讨好他，却有心无力。球像只灵巧的小动物，总能从我的两脚之间蹿过去。才跑了一会，我就喘得上气不接下气。他看我喘得厉害，有点吓着了，嘴里还说我是个“娇气鬼”。没过多久，房客就不理睬我了。我开始觉得自己是个讨人嫌的家伙。到了晚上，我就早早地躺到床上去，听着楼下的敲打声和吵嚷声。房客肯定在和母亲吵架，这是他的家常便饭。小狗也去搅和，一会“汪汪”，一会“呜呜”。接着母亲就“咚咚”地跑上楼来，悄悄地抽泣。我知道，她是不愿房客离开的，她已经对他有了心思。他挣回来的工资比我们家任何时候的钱都多。刚住进来的时候，他还只是上交租金，到了后来，他直接把工资袋放到桌子上，等着母亲用那尖细的手指打开袋子，再挑出几个先令给他做些零用。母亲跟我说过，房客要发奖金，要升做工头了。有了他，我

们的生活才有指望。只因我是个男孩，母亲并没有透露太多的秘密给我，但我明白事情是怎么回事。楼下渐渐安静下来，球停止滚动，狗儿累了，影子也缩回角落里，我都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。我开始睡了，心里祈祷自己不要被鬼缠住，祈祷自己在一夜之间变成大人。我甚至梦见墙上开了一扇门，我走进门里，到了另一个世界。我成了那个世界的小小统治者，哮喘还是会发作，但听不到人们吵架了，因为我明令禁止人们吵架。然而，现实的阳光仍旧来临。那天大概是周六，我只能在花园里玩耍。

屋子后面的花园是一块狭长的地方，通过破旧不堪的栅栏勉强能和外面灰褐色、满是牛粪的野地区分开来。野地以外是荒野和平静如镜面的蓄水库。排列整齐、颜色深浅不一的松柏林正好衬托出林业委员会的漂亮办公楼。花园里乱糟糟的，只有些杂草、孱弱的灌木、蚁蛀的木桩，以及残余的电线头。我经常走到花园的尽头，把生锈的长钉从栅栏里拔出来。我也爱把丁香树的叶子撸下来，再闻闻沾在手上的汁液的气味，思考自己不同寻常的处境。

邻居鲍勃一家是在早期的移民潮中从城里搬来的。也许

这件事影响了他对自己领地的看法。我们可以任由自家的花园里长出野生的树莓，再结上满是虫眼的果子，任由耗费地力的羽扇豆不断地开枝散叶，任由大黄蔓延滋长，也从不去收割来做吃食。鲍勃则完全不同。他把花园当作圣所来守护，好像他家的花园里供奉着圣杯，而那些野蛮人正在附近的野地里叫嚣、威胁。可以说，鲍勃的花园就是营房，随时听命于主人。植物整齐划一地排列。种子被播撒到地里，准时准点地长出来，再端直地长高，等候主人的检阅。空闲的花盆像头盔一样摞起，木棍则如刺刀一般地矗立。就这样，鲍勃实实在在地占有并守护花园的每一寸土地。他形容枯槁，长着宽大的下巴和空洞的蓝眼睛；他从不吃白糖，只吃黄糖。

有一天，鲍勃的妻子迈拉突然冲着我的母亲发起脾气来。她站在自家的花园里，数落我母亲的不是，说她生活不检点，给邻居家的孩子造成恶劣的影响。她东拉西扯了半天，终于把肚子里憋了很久的怨气给撒了出来。当时我只有八岁。我狠狠地盯着迈拉，好多骂人的话都冲到嗓子眼，在嘴里来回地转悠，还带着一股牙齿被打掉后的腥咸味。我想说，这附近的孩子，尤其是她家的孩子，根本犯不着受影响。我的母

亲正在晒太阳，并不理会迈拉的谩骂。她缓慢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满不在乎地扫了迈拉一眼，然后一声不吭地走进屋子。这下子，迈拉更气得跳脚，站到鲍勃精心打造的栅栏边不肯罢休。迈拉体态瘦小，长得贼眉鼠眼的，说不上来有什么特点。她大概和拆迁棚户区里肉铺上售卖的一条叫不上名字的肉差不多。在我母亲的眼中，她的胳膊也太长了，垂下来的时候都长过了膝盖。

其实，在这次不愉快发生以前，我们两家的关系还算和睦。鲍勃总想着怎么打理花园，比如要种上九排豆子，要养一窝蜜蜂等等，这些都成了我们的笑柄。他每天晚上都溜进花园干活，好躲开他的妻子。他在园子里挖啊、凿啊、锄啊，等干得差不多了，就依靠着栅栏，抬起那双空洞的眼睛眺望远山。他的手插进兜里，嘴里还吹着难听的、哀伤的调子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正好能从家里的厨房看见他。那些年的气候，一到了晚上就会起雾，湿冷得很。我的母亲会拉下窗帘，把茶壶放到炉子上，然后自怜自哀起来。她也经常嘲笑鲍勃，猜想他第二天又会遇到什么麻烦。

鲍勃的栅栏确实不牢靠。尽管是精心打造的作品，甚至

可以不准确地形容为非常“有张力”的作品，但它们就像摆在村图书馆架子上的司汤达，中看不中用。栅栏防不到牛。黎明或黄昏的时候，我们都能看见牛群悄悄地过来，用头把栅栏掀翻，再大摇大摆地踏入花园，贪婪地嚼食那些丰美多汁的植物。它们吃得饱饱的，眼睛里尽是满足而欢乐的神情。

然而，鲍勃并不相信牛的智慧。他以为是儿子菲利普忘了关上栅栏的门才把牛放进花园的。因此，每次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他总会痛打儿子一顿。他狂怒地发泄，把那日常冷酷外表下积攒的悲愤与绝望都释放出来，像猛兽一般从心底发出吼叫与恸哭。这动静就从屋子的石头墙后面传来，我们听得一清二楚。我对目前的事态感到满意。我在村子里还是有朋友的，或者说同龄的伙伴。只是我经常生病，去学校的时间不多，就没跟他们混熟。再说了，他们也不喜欢我的名字——利亚姆，老是嘲笑我。他们都是些野孩子，到处磕磕碰碰，满脑子馊主意，嘴里不干净，还很瞧不起人。他们有自己的规矩和玩法，拿我当外人看待。与其和他们在一起，我宁可生病。生病就只能自己一个人待着了。

等我回到学校的时候，我的学习已经落下。我们的老师

伯比奇夫人，年龄在五十岁上下，一头稀疏的红发，手指被香烟熏得焦黄。她叫我站起来解释“因小失大”这个成语的意思。那个年代的孩子都是这么接受教育的。每天早上，伯比奇夫人都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格纹包来学校。到了办公桌，她把包“砰”的一声墩到地上，紧接着开始管教我们。她很粗暴，对我们又打又骂，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。我们总想着要报复她，可还没有来得及下手，一年的时间很快就溜走了。有些孩子甚至开始密谋要除掉她。

学校里也有自然课。我们端端正正地坐着，双手背在后面。伯比奇夫人给我们读有关金翅雀习性的课文。春天来临的时候，我们能看到褪色柳。尽管各地的孩子都喜欢褪色柳，但我却不记得它们的样子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春天很难得，多数时候是肃杀的景象。灯火要点到早上11点才能熄灭，屋顶和磨坊的烟囱都被雨水淋得稀里哗啦的。到了下午4点，天色就昏暗起来，逐渐转入黑夜。我们穿着雨靴走在路上，踩得泥土和落叶“扑哧”作响，口中呼出的热气凝固在阴冷的空气中，久久不能散去。

大人的闲言碎语总是让孩子们听了去。很多人，尤其

是女孩，会问我家里怎么安排卧室的问题。我不了解他们的意图，可我不会没头脑地搭理他们。闹得不愉快的时候，我和他们也打过架，只是相互抓扯，并不严重。母亲的房客教给我一些打架的要领，我学会了，就把其他的孩子打得鼻青脸肿、痛哭流涕。看到他们的样子，我心里不是滋味。虽然我赢得轻巧，但一想到自己将来的样子，我就畏惧这样粗暴的对抗。我宁可逃跑。街道很陡，我边跑边喘，感觉心脏快要 from 胸膛里跳出来了，眼前也一片模糊。

我和鲍勃家的孩子也处得不好。只要看到我在屋子外面玩耍，菲利普和苏西就会跑到自家花园里，捡起石头砸我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都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找来那么多石头，还不是什么普通的石头，是随手能扔出去的石头。我猜想，他们很愿意帮父亲把花园里的石头清理出去。考虑到父亲的表现更加古怪和焦躁，吃的东西也越来越奇特，他们当然要想尽办法地帮忙。

苏西个子不高，但脾气很大。她的嘴十分开阔，有信箱的气势。她两手抓住栅栏的门，冲我冷嘲热讽。菲利普应该比我大三岁。他的头和椰子的形状差不多，灰色的眼睛眯成

了缝，投射出迷茫的眼神。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歪一下脖子，好像随时都准备躲避父亲的拳脚。因为那些搞破坏的牛，他挨了不少打，兴许已经被打成脑震荡了。他扔过来的石头命中率很低，我轻易就躲开了。如果他一连数次没有命中，就会觉得难堪，进而露出一副压不住火的表情，仿佛看到什么比牛更野蛮的动物要糟蹋他家的园子。每次看到这样的表情，我就赶紧回屋了。我后来看到一些智商较高的大型犬类，如果它们被束缚的时间过长，也会露出菲利普的表情。这里的意图不是想拿菲利普和动物作类比。我只想说明一点，即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潜藏着一种暴力的倾向。我羡慕菲利普有成年人一般结实的胳膊，但我厌恶他屈从的本性。我希望自己不是那样的人。他们扔石头过来的时候，我也从地上胡乱摸起土块和枝条回敬他们，拼命地咒骂，把我从书上看到的脏话都骂了个遍，诸如“无赖”、“乌龟王八”、“流氓”和“杂种”之类的。

几个月过后，鲍勃的话更少了，性情也更暴躁。就连他的衣服也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，在他的背后飘来荡去，似乎想挣脱了跑回衣柜里去。他买了一辆小摩托车，每次骑到



山顶的时候都会熄火，恰巧就在人们排队等车的地方。每天早晨，同样的一群人排队等候在那里，不仅是等着去邻村的公交车，也是等着看鲍勃的洋相。众目睽睽之下，鲍勃只得我家花园跟前与我说话，以缓解尴尬。我们说话很小心，也很简略。他问我能否说出九大行星的名字。我回答说能。但他不相信，菲利普说我只知道金星和火星两个。于是我把九大行星的名字都说了出来。我还告诉他行星是有卫星的，所谓卫星就是小的球体围绕大的球体转动，且被外力固定在轨道上。比如，土星有狄俄涅、泰坦和菲比等卫星，而火星有帝摩斯和佛勃斯等卫星。说到“佛勃斯”的时候，我的嗓子哽了一下。这个名字也有恐惧的意思，即便只是提到它，也能叫人寒毛直竖。我联想起那些人问的怪问题，想起母亲的房客、墙上的门，还有夜幕下的暗影。

之后菲利普又朝我扔石头。我回了屋，站在餐桌边上画画，边画边看着钟点，怕房客突然回来。

现在我和菲利普没在同一所学校上学。村子里的人各有分工。大人们宗教问题比较宽容，或者根本没把宗教放在眼里，整天沉溺于赌球和买卖交易。孩子们则相互谩骂，或